

散文

庭院深处的守望

●任慧玲

清晨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柳叶，在院子里洒下斑驳的光影。林桂英站在老柳树下，手指轻抚过粗糙的树皮，仿佛在触摸岁月的年轮。仰头望着树上十几只叽叽喳喳的喜鹊，“今天有什么喜事吗？”一阵风吹过，千万枚柳叶微微晃动，恍若无数个应答。

1

这棵老柳树，需要四人才能够合抱，树冠大如房子。它的神奇之处，远不止于自然奇观，更在于它承载的一段跨越三代人的深厚情缘。

故事要追溯到1962年的那个春天。当时她的院子里有一口土井，全村的人都来这里打水。林桂英的父亲从后山砍下来两棵小柳树，栽在井口东西两侧。

“爹说要用它们做打水的斗杆子。”林桂英回忆道，“两棵小树有碗口那么粗，没想到都活了。”

谁知第二年开春，西边那棵小树被来喝水的牛蹭破了皮，没过几天就枯死了。另一棵，就是现在的老柳树，在井水的滋养下不断地长出新枝。

2

1983年，大院计划出售。彼时，有7人报名参与购买，众人通过抓阄的方式来确定大院的归属。最终，林

桂英以880元的价格，成为了大院和这棵树的新主人。“880元，在当时可是天文数字。”林桂英笑着说，“但我和我家人都相中这个院子了，又宽敞又安稳，最重要的是院里还有井和这棵树。”

拍卖前一天，她就去把全部家底都取了出来。抱着用头巾包好的“巨款”往家走时，心里既高兴又担心，高兴的是自己这些辛辛苦苦养猪赚钱，如今有能力去买大院；担心的是钱还不够。而后又向亲戚借了二百元，这才凑够了钱。

搬家那天，老书记来到她家，“桂英，”他在井边找到她，“这树…交给你了。”她正打水，木桶碰撞井壁的声音沉闷如叹息。“我知道，”她说，“我在树在！”

老书记不再说话，站在柳树下默默地抽了三根烟才走。880元，买下一个院子、一口井、一棵树，和一个沉重的承诺。

3

1994年腊月，老书记病危。林桂英去看他时，老人已经说不出话，见到林桂英就紧紧地拉着她的手，嘴唇一张一合。“我知道我知道，”她握紧老人枯瘦的手，“只要我活着，就一定守住大柳树！”

这份承诺，她刻在了心里。

没想到第二年开春，一根碗口粗的枝桠突然垂落，横在院子中间，需要绕一大圈才能走到院门口。

“我犹豫了六七天，”她回忆道，“最后还是拿来了锯子……”

锯齿咬进树皮的瞬间，林桂英听见一声呜咽。不知是树发出的，还是她自己喉咙里的。直到今天，提起这件事她还是满脸的遗憾和愧疚：“当初答应老书记要保护好大树，不动一个树杈的……”

4

柳树一年年变粗。原先两人合抱，后来要三人、四人。树皮越来越糙，皱褶里藏得进整只麻雀。

外出打工的人多了，村里常见铁锁锈蚀的大门。但林桂英的院子总是很热闹，麻雀、灰喜鹊、戴胜鸟……

“这棵树上没有虫子，没有虫子！小鸟们来了，就只是打打闹闹。”林桂英连着说了两次没有虫子，而且语气中满是骄傲，好似自己的孩子身强体健，从不生病那般。

去年秋天，树叶黄得特别金灿。秋风一起，落叶如雨，厚厚铺满整个院子。她舍不得扫，任由落叶堆积成毯，踩上去沙沙作响。

小孙子回来，在叶毯上奔跑：“奶奶，像在金山里！”她笑了：“这就是奶奶的金山。”

5

儿子在天津买了房，接她去住。待几天她就要回家，“空调吹得骨头疼，还是树底下凉快。”

她开始比以往更默契，什么事都跟树说：卫生纸涨价了，老王二小子结婚了……树总是静静听着。偶尔她会顿住，仿佛真的听到了回应——不是风声，而是老树的回答。

她常搬个小凳坐在树下，看星光从叶隙间漏下来。有时她会觉得不是树在院里，而是院子在树上——小鸟、炊烟、人，都只是树梢上的露珠，天亮就会消失。

唯老树常在。

6

老树不言，自有其声。那些离开的人、荒废的屋、老书记临终的眼神、孙子奔跑的身影，都是老树无声的记载和诉说。

她明白了：树是人的伞，人是树的根。有根在，树就不会倒；有树在，村就还活着。

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，这个院子仿佛是被时光遗忘的角落，一切都还保持着最初的模样——除了那棵一直在生长的柳树，和那个用一生守护承诺的人。

诗歌

岿然（外一首）

●北城

不动。只剩下
这一身嶙峋瘦骨

向上举起
生命的向往
沧桑，驮了脊梁

依然
举起心中的山水
答案在风中

在山之巅

切开秋风，径直
一笔带过

层林、远山，被烟岚染色
美了远方的山水
河水蜿蜒了岸的过往
草木蜿蜒了天空的幽深
山蜿蜒了水的汹涌
水蜿蜒了山的挺拔

水墨，一笔蜿蜒
自然。还原那一章坦荡写成的辽阔
岚是山对水的深情
遇见。因倾心而坚守
坚守，因执着而永恒

在山之巅，自有高远
苍茫，成峰成岭
褶皱深情，强调那一段说不完的风景
深情的绿，浓浓的岚，描不尽你心中的山水



幸福鸟(套色木刻) 高鹏 作

小说

两撇胡子里的诚信课

●刘宏杰

秋日的晨光斜斜扫过第五小学的美术教室，李耀阳握着画笔的手顿在半空。画布中央，裹着靛蓝镶边胶衣的摔跤手右臂高扬，膝盖微屈，赭石色皮肤泛着草原日光的暖意，只差最后几笔，就能让这股藏在肌肉里的劲道彻底活过来。这是他校园艺术节准备了半个月的作品，笔尖落下时，总不自觉想着：要是孩子们能像画里的摔跤手一样，敢直面、敢担当就好了——毕竟他这个美术教师兼德育副校长，最看重的从不是“不犯错”，而是“错了之后怎么办”。

作为德育副校长，他没放弃过任何学生，包括五年级的张辉。这孩子总把校服拉链拉到顶，像裹着层刺刺壳，上周还因偷偷拔教学楼的鲜花，被班主任王老师找去谈话，却硬说“不是我干的”。可李耀阳记得，上周在操场角落捡到一张素描纸，纸上歪歪扭扭画着个摔跤手，动作竟和自己画上的有几分相似——这孩子心里，藏着没说出口的喜悦。

艺术节前一天，李耀阳把油画搬到一楼楼梯口的作品区。水彩向日葵，素描挤在墙边，他特意把自己的画挪到最里侧，想给学生作品多留些展示空间。可第二天一早，王老师的电话带着急慌打来：“李校，您的画……被人涂了！”

赶到时，几位老师正围着画议论。阳光斜照在画布上，摔跤手挺直的鼻子底下，赫然多了两个黑黑圆点，像沾了脏污，硬生生破坏了整幅画的气势。“我七点来还好的！”保洁阿姨红着眼圈，“就搬画的空档，转身就成这样了。”

“我看见张辉刚才在这儿蹲着呢！”扎羊角辫的女生怯生生举手，“他手里还拿着黑笔！”

王老师立刻把张辉叫到办公室。男孩依旧拉着拉链，双手插兜，下巴抬得老高。“是不是你在李校长的画上乱涂了？”王老师放软语气，可张辉头摇得像拨浪鼓：“我没碰！谁看见了？”只是提到“黑笔”时，他的指尖悄悄蜷缩起来。

办公室门被轻轻推开，李耀阳走了进来。他没提涂画的事，反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素描纸，推到张辉面前：“这摔跤手是你画的吧？动态抓得准，比我小时候厉害多了。”

张辉的眼睛猛地亮了，又飞快耷拉下眼皮：“我……我瞎画的。”

“那你肯定知道，摔跤手最看重什么。”李耀阳指着画布上的黑点，语气没半分责备，“他们上阵前要抹奶酒、整服饰，连头发都梳得整齐，怎么会让脸上沾脏东西？你是不是觉得，少了点什么？”

这句话戳中了心事。张辉的肩膀垮下来，声音细得像蚊子叫：“我觉得他没威风……想画胡子，又怕画坏了，就先点了两个点当记号，后来越看越像脏东西，没敢改……”他越说越急，眼眶也红了，“我不是故意搞破坏的，也不是想撒谎……”

王老师刚要开口，李耀阳却摆了摆手。他去美术室拿来颜料和画笔，拉着张辉回到楼梯口：“走，咱们一起给摔跤手补胡子——不过补之前，得先跟这幅画‘道歉’，诚信可不是光说不做，得敢承认自己的问题，对不对？”

张辉愣了愣，走到画布前，小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不该偷偷涂画，也不该撒谎。”说完，他抬头看向李耀阳，眼神里少了怯懦，多了点认真。

李耀阳把棕色画笔塞进他手里：“来，咱们顺着脸颊线条画，像写‘人’字一样。”张辉的手有点抖，第一笔歪了，李耀阳扶住他的手腕轻轻带了一下。阳光下，两撇浓密的胡子渐渐成型，摔跤手瞬间多了几分豪迈，仿佛下一秒就要迈开步子，在草原上展开较量。“真好看！”张辉盯着画，嘴角忍不住翘了起来。

艺术节开幕那天，《草原上的摔跤手》挂在展厅最显眼的地方。师生和家长围着画赞叹，尤其是那两撇胡子，成了最亮眼的焦点。“这胡子太传神了！”“你看这神态，像活的一样！”

有家长注意到落款处，“李耀阳”旁边多了个小小的“张辉”，好奇地问起缘由。李耀阳拉过站在人群后的张辉，把他推到画前：“这两撇胡子是张辉画的，而且他还主动承认了之前的错误——诚信比画技更重要，这才是这幅画最珍贵的地方。”

张辉的脸涨得通红，却没像往常一样躲开目光。他看着画里的摔跤手，又看了看李耀阳，大声说：“我以后再也不撒谎了，有想法会先问老师，还想好好学画画！”

夕阳把展厅染成暖橙色时，李耀阳看着张辉和同学们讨论画作的背影，心里满是感慨。积极德育从不是阻止犯错，而是教会孩子用诚信面对错误——就像那两撇胡子，本是个小失误，却因真诚的承认与改正，成了画的灵魂，也让一个孩子找到了成长的方向。

后来，张辉的课桌里多了本速写本，上面画满了摔跤手：有的在草原上奔跑，有的在领奖台上微笑。每次遇到李耀阳，他都会递上本子，眼里的怯懦早已变成自信。而那幅《草原上的摔跤手》，成了学校的“诚信教材”，艺术节上，老师都会指着那两撇胡子，告诉新同学：“犯错不可怕，敢承认、敢改正，才是最勇敢的事。”



随笔

怀念扁担

●梁立伟

坐在儿子家五楼卧室床的南侧边缘上，透过楼房的玻璃窗，看到德润园楼下穿着蓝色制服的环卫工人，手中握着长长的水管，水正从管中哗哗地涌出，在半空中划过一个一个的弧线之后，飘落在小区绿化带里的小草小树上。看到从水管里哗哗流淌的水，我的脑海里一下子就涌出十几岁时挑水用过的扁担。

我家前边路南的老高家大菜园子里有一口土井，爸爸每次挑水之前，都会先从邻居家借来扁担和水桶，然后到老高家大菜园的土井里挑水。爸爸不在家时，便是我去。来到大土井的井台上，我用扁担钩子钩住水桶的铁梁，握住扁担，缓缓将水桶降到井下。接着抓着扁担上面的钩子，顺着劲一摆，水桶在水面上倾斜，水便慢慢灌到水桶里，水便慢慢灌到水桶里，这时候快速往上一提，再一下一下的往上拽扁担，水就打上来。那时我力气小，一桶水拎不上来，每次只能拎半桶水。往家里挑水也是挑两个半桶的水。几年之后，自己的力气大了一些，再打水的时候，才能够拎上来一整桶水。

用扁担钩子钩着水桶的梁打水，有一个大难题，就是水桶接近水面后，为了使水桶倾斜，摆动扁担打水的速度要特别快，如果动作慢了，或控制不好摆动扁担的速度，用不好

这个劲，水桶就脱离了钩子，眼看着水桶缓缓下沉，最终落入井底。

这时候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用扁担钩子，缓缓地往上钩。水桶刚落入井底，搅得井水一直在波动，看不清落在井底水桶的铁梁，这就得等，等水面平静了，再慢慢地试探着把沉在井水中的扁担钩子，慢慢地往水桶梁处移动，感觉扁担钩子沉到水桶大梁下面了，再轻轻地往上提，一下没钩住，就来第二次，就这样，也不知钩了多少次，最终总归是能钩住。

爸爸回来了，我把水桶掉到井里的事讲给爸爸，爸爸没说话。第二天爸爸下班回来的时候，买回来两个大水桶，一根扁担。妈妈下班后看到爸爸买回的水桶和扁担，说本来钱就紧，能借着使就先借着使呗。爸爸说，都是在过日子，哪能老是去别人家借东西呢？爸爸买回来的水桶，和别人家的一样，可是扁担的钩子，却和别人家的有所不同。爸爸说，“立伟你看这个扁担钩子，你再打水，水桶就不会掉到井里了。”原来的扁担钩子，是敞开的，这个扁担钩子，上面有个挡板，把水桶放在这个钩子里面，不掰开这个挡板水桶大梁根本拿不出来。我看到了这个扁担钩子，喜欢得不行了，当下就去挑水。我把水桶放到井下，无论摆弄扁担的速度是快

还是慢，都毫无问题，一下子就能把水装满，水桶掉到井底的情况再也不会出现了。

爸爸天天用这个新扁担挑水。有一天爸爸说这个扁担太硬了，挑水走起路来太累肩膀子。于是借来一个铁刨子，把扁担钩子卸下来，在扁担的两边往下刨，刨下不少刨花。改造后的扁担成了中间厚，两边薄的形状。爸爸再挑完水回来时，说这个扁担好用多了。

这个扁担，成了我的心头爱之物，我天天都用这个扁担到老高家大园子去挑水。一晃到了七十年代，我家后面张亚会家和我家前面何姥姥家门前，各打了一眼洋井（手压井）。我就用这个扁担，挑着两个水桶，分别到这两家去挑水。直到1979年秋天搬家，我特意把这个扁担带到了新家。自家有了洋井，扁担用不上了，我就把扁担放到仓库里的墙角立着。1991年，我家在原址建造了一座瓦房。棚顶设计了一扇天窗。扁担常年立在仓库的墙角，我担心地面的潮气会腐蚀扁担，会使扁担钩子生锈，便将扁担顺到了新建瓦房的顶棚里。到了2015年，遇上拆迁要建居民楼。我知道这回扁担是真的用不上了，在拆迁搬家之前，一些用不上的旧物件，都送人了。当我看到心爱的扁担时，我心里有万般的不舍。

怎么办呢，不舍也不行啊。最后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，就是给它找个好人家。去前院理发，听闻这个理发姑娘的婆家是西门外的农民。得知这个消息，我喜出望外。我对这姑娘说：“姑娘，你公公是农民，我送你个礼物吧。”我回到家把扁担拿出来送给了这个孩子。我说，这回房子拆迁，用不上扁担了，把它送给你公公吧，他一定能用上。

2015年到2025年，一晃十年的时光过去了。我暗自思忖，当时若把扁担送给开鲁东升的老张就好了。因为每年过年，老张都会邀我们去吃饭。上次在他家看到了我送给他的梯子。倘若当初我把扁担送给老张，是否就有机会再见到那浸透了我儿时记忆、陪伴我五十多年的扁担呢？如果能看到他，再摸一回那硬邦邦滑溜溜的扁担杆，拽一拽带有挡头的扁担钩子，该有多好啊！

有时候我也在想，人生之中，这种怀念和回想，绝不是我生命个体独有的，每一个生命个体，他生命中所经历的事物都像埋藏在地下的种子，或早，或晚，或喜，或忧，一旦条件适合，都会冒出来。人生哪儿都有不如意，应该学会断舍离。这样一想，我的心情反而坦然了。